

■ 书 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

——读《冯友兰传》

朱 传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朱传 (1928-), 男, 山东滕州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墨家学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6-0864-0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研究冯友兰的论述不少, 其中专题性与纪念性论文大大多于专著, 特别是对冯友兰先生的学术生涯、人生历程、人生方式、人生境界作全面系统地综合研究的专著更为罕见。对冯友兰这位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大师级的真诚哲学家, 应该进行全方位的历史研究, 以使学界对这位志道精思、殚精竭虑、建构独自哲学思想体系, 终生为追求中华民族复兴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大师, 有全面地正确认识。新近田文军教授的《冯友兰传》(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韩国即将出韩文版)问世, 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认识、深刻领悟这位哲学大师的学术志向、人生境界的真实史事。这部《冯友兰传》(以下简称《传》)是田文军教授继他的《冯友兰与新理学》、《冯友兰学案》、《冯友兰新理学研究》、《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新儒学论著辑要》等专著之后, 又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冯友兰研究专著。其中所运用史料真翔、内容丰厚、分析得当, 以及章节标题格式的新颖等, 均表明是一部很难得的信史性的传记。

首先, 该《传》突出体现了撰写“信史”的本质特征。作者对传主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理论创造与求新, 以及传主的学术实践活动, 都放在当时时代背景下, 融入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 深刻揭示出传主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学术活动场所的更换, 都是与特定历史环境的发展与特点紧密相联的, 不是传主孤立于特定历史环境之外苦思冥想的结果。如第一章中, 在阐明传主从开封中州公学转学到武昌中华学校, 然后又转到上海中国公学的历程, 是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新时代气息、与科学教育的进步思潮有内在关系。再如《传》的第四章“中州教坛非所愿, 清华园中度岁月”中, 不仅把传主告别燕京大学教坛, 受聘于清华大学任教而表现的正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深刻揭示出来; 而且, 还把传主接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和思想发生变化的言表及历史原因作了分析与说明。作者认为, 传主游访欧洲所受见闻之影响虽是主要原因, 但传主自身强烈求新意识的内在要求也同时起着作用。之后, 作者写出了传主在抗战烽火、南渡岁月的艰苦环境中, 为了复兴民族如何一心一意把学术研究推向丰硕发展的情形, 清晰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论述, 充分表明此《传》的主要特征之一, 就是将传主的人生经历、思想境界、学术思想的演进与变化、求新与开拓, 以及理论体系的自创与建立, 都融入于特定历史背景和具体生活环境之中。深刻揭示了传主既是特定历史中的传主, 而特定历史又是传主人生方式和学术活动的历史; 传主与特定历史是融合在一定的, 而不是相分割的。应该说, 这就是一般“信史”的主要特征。

其次, 在这部近 50 万字的《传》中, 作者不仅把传主的人生经历真实而具体的写出来, 同时也把传主的学术生命之长久价值作了深刻地揭示与论述。正如作者所说: “一个哲学家的生命, 应包含两个部分: 一是其自然生命, 一是其学术生命”(第 364 页)。同任何一个人一样, 哲学家的自然生命是短暂的, 而学术生命则是长久地影响社会历史或现实生活世界的, 即所谓“废人而言不废”的情形。因为, 哲学家的学术生命内存于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之中, 并同他所属的国家民族及他所生活的时代相互关联着。为此, 从《传》的第七章起, 作者对传主的学术生命及其价值, 进行了历史地理论概括和阐述。作者指出, 哲学家的学术生命表现为以“立言”方式, 并体现于他对重要范畴、命题的诠释和他的系列著述之中。并进一步指出, 传主一生的学术活动, 在于以“三史”“释古今”, 用“六书”“纪贞元”。“三史”、“六书”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抗日战争年代成书的。“目的都在于‘志艰危’、‘鸣盛世’, 为国家民族复兴的大业, 添砖加瓦, 以尽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民族文化所应尽的历史责任”(第 365 页)。

然后,作者以六章的篇幅对传主的学术“立言”和如何在“立言”中进行创造综合,以及其理论体系的生命价值逐项进行了分析研究和系统论述。因篇幅限制拟着重介绍作者在第十章中对传主文化观的研究。作者认为,传主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在高层学术领域中,有所建树、自创理论体系的重要人物。因为传主虽曾留学海外,探求过西方的学术文化,但他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来确立自己的学术理论的。并认为,传主虽然也是从广义的文化视角来理解文化,但有别于胡适和梁漱溟的广义文化观。传主把文化定义为一种“总合体”：“所谓‘文化’，‘民族性’，都是空的抽象字眼，不能离具体的东西而独立。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总合体；除此之外，并没别的东西，可以单叫做中国文化”。作者对传主的这种文化是“总合体”论的历史意义作了开拓性的系统阐述：“冯友兰把文化理解为历史的具体的文化现象的总合，否定空洞的文化现象，从广义的文化视角来规定自己的文化概念，这使得他将中国近代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日趋激化的中西矛盾理解为文化矛盾”（第451页），是有其道理的。在《传》中，作者还进一步通过对传主关于“中西文化之异同”、“文化发展与文化类型”的研究作了辨析，认为传主的“总合体”文化论中包含着对不同层面文化结构的肯定和理解。作者指出，“如果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再对其进行结构与层次的分析的话，文化中的物质层面即人们对象化了的劳动部分，是其外层结构；社会组织、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原则当是文化的中层结构，而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即审美情趣、道德情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则属于这种文化的深层结构”。对此，作者进行了肯定性的评价：“在我们今天看来，冯友兰通过对中西文化矛盾形式和性质的考察，所表达的文化现象本身具有不同结构和层面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中西文化理论中，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文化观”（第452页），也是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论析文化结构、层面理论的思路、趣向是一致的。同时，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传主的“总合体”文化论中，主要是强调“文化是人们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文化是正在制造中的东西”。文化比较，主要的不是对作为“总合体”的文化所包含的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进行具体比较，而是比较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比较正在创造中的活的文化。所谓已造的文化，是指历史的传统文化；所谓正在创造中的文化，则主要是指由传统文化积淀而成，并内在于文化主体的意识之中，支配和规范人的认识与行为的文化传统，即一种活动的文化现象。作者认为，传主的这种中西文化异同比较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传》的最后两章的主要内容，是对传主的“六书”的人生哲理、重要哲学范畴和命题，特别是对《新理学》中核心范畴，以及传主提出的哲学方法，作了全面而具体的分析与阐述。作者把对传主的人生哲学的分析研究概括为：“觉解人生立境界，以情从理识五伦”。

再次，在《传》中，作者仅以一节的篇幅对“旧邦新命”进行了评析。若就传主作为一代哲学大师说，“旧邦新命”是贯穿于传主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程中的轴心思想。作者写道：“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冯友兰自撰的一副堂联，上联表达了冯友兰学术工作的志向与目标，下联体现了冯友兰理解的一种人生方式与境界”（第348页）。事实上，传主于1987年也曾自述过：“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的方向，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我还打算把这副对联亲自写出来，悬于壁上，以为我的座右铭。”（见《冯友兰学术精神录》“自序”）传主曾对这副对联作了明确界定：“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见《三松堂全集·明志》）传主在他的《新原人》中提出人类有四种不同层次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哲学的目的和作用是人最终达到最高层次的天地境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生命的永恒意义，与天地同流，与宇宙同在。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传主不仅以此勾画中国历史哲学反思内圣外王之道的历程，更以此说明他的《新理学》确实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路子而出现的新体系，而传主强调对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要“接着讲”，既不能完全“照着讲”，更不能割断传统讲。因为，他深知一个有深厚根基的伟大民族，必有其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根基。所以，他在极左思潮笼罩的年代，反对割断历史的立场也最坚决。

这副对联不仅是传主的座右铭，而且更为主要是传主的学术生涯、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是传主一生治学研史经验，是他成为一代宗师的推动力。传主为了坚定地践行他的“旧邦新命”学术志向，1948年，在全国解放前夕，不仅毅然放弃在美国永久居留的安排，回到了当时的北平；而且当北平即将被解放时，他坚决拒绝了南京国民党当局派专机接往南去，而不离开清华大学，坚守自己的治学阵地，直至完成他的心愿。这充分表明传主是一位尊贵的热爱祖国、勇负重任的真诚哲学家。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出于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他在垂暮之年，用全力捍卫中国文化，继承既往，铸造未来。他振奋精神，战胜年老多病的折磨，克服亲人伤逝的悲痛，承受疾风骤雨的冲刷，写他的哲学史。九十岁以后，目近失明，耳近失聪，耗尽最后心力来完成他的哲学史。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作为精神支柱，换上另外一个人，早已支撑不住了”（见《冯友兰学记》序）。传主的这种崇高的学术志向、并终生践行的精神，以及其天地境界之人生品格，应是当今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大力弘扬和积极倡导的要旨。